



璀璨處最是明媚

香港文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型文藝晚會「鐘聲迴響」開始排練。

香港文學藝術從業者曾經是一盤散沙，自香港文學藝術聯合會成立，我們有了自己的家。香港文聯成立不久，在入駐正式辦公樓之前，暫租用銅鑼灣一處辦公樓開始工作。香港文化藝術聯合會集香港各界精英，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，舉辦一系列活動，美術、攝影、繪畫，有展覽和現場交流，演藝界要呈現的是一台文藝晚會，這是香港文聯成立後的首次大型舞台製作，也是香港文聯以公演的形式第一次公開露面。

去年年底，我們開始創作會議撰稿籌劃，幾經研討，設定晚會強調香港人同舟共濟，迎難而上，以積極向前為精神，以「家」為中心主題，配合歌曲、舞蹈、戲曲、武術、劇情多重組合，多媒體投射為背景，展示香港多元文化的濃厚和澎湃。在內地，這類演出很多，都是節慶、紀念日，都會有各種晚會；在香港，對於我們，這是第一次，撰稿和製作，構成和組織都是第一次。雖然形式相近，但構想和觀念不同，我們想做出一台別開生面的演出。

香港地少人多，尤其藝術團體，都是窩居在鬧市窄巷之中。香港最正規的3大藝團，隸屬政府

的香港話劇團、中樂團、舞蹈團，團址都在上環，沒有招牌，沒有標誌，旁邊就是街市，各團的服裝道具，大型布景，貴重樂器，時常與豬、牛、魚和蔬菜鮮貨的貨車擦身而過。因為工作，我常到內地與國家級劇院團合作，看着他們堂皇的辦公樓，耀眼的招牌，碩大的排練場，講究的會議室，我會常常想起香港各劇團的處境，可說是雲泥之別。因為地域的關係，香港的藝術團體所處的環境，比起內地和世界的藝團相差甚遠，但環境絕不影響他們的創造力和藝術質素，香港的藝團以高質量的藝術成品聞名於世，在國際上地位凸顯，頗有聲望，絕不輸於國際知名劇院，這也是中央把香港定位為中外藝術交流中心的着眼點所在。

香港文聯的辦公樓是此次晚會構想的誕生地。緊鑼密鼓中，排練日程表已經公布，香港舞蹈團、話劇團演員、香港兒童合唱團、武者團體、影視明星、戲曲界名角、華洋樂師，以及包括我們幕後創作者，150多位參與者，要在資金、地點有限的條件下，發揚香港藝術地小錢少辦大事的精神，把數月來匯集的心血，付諸實現，搬上舞台。

即將開鑼的這一香港文聯出品的慶回歸25周年綜合晚會，將以內涵、創意和實力，譜寫新篇，請拭目以待。



山林的味道

讀司徒徒新書《旅途的味道》，頗具感情共鳴。

鄧達智

揀選旅途的執著，萍水相逢天涯客的嚴選，遍嘗五洲四海吃喝味道的開放，會心微笑於旁人未必察覺的細節；娓娓道來遊山玩水吃喝玩樂賜予福澤的回甘。

遇上《隱在深山的廢屋》更覺靈性通達；隱居、深山、廢屋……吾心之嚮往。

司徒友人廣東西南茂名家鄉的百年老屋，16小時來回的車程（始發深圳），直奔瀕臨南中國海之天涯海角；先被「百年老屋」4字吸引；在下對老屋亦具深情，家傳300年祖屋，來到了在下肩膀，多年維修執拾花費不貲。司徒在文中說得好，老屋送給誰都要喊3聲。在下曾經在西班牙南部安達露西亞，因隊際會購下離格蘭納達半小時車程橙杏仁山山間，寬敞通透橙紅瓦頂白牆更有山泉小泳池村屋，煥煥煥裝修打理不亦樂乎，屋子弄好了，未住過幾回，只嫌路途遙遠。

人分多種，有人獨喜高樓大廈新房子，身處老屋未打量布置格局與建築風格，卻被蚊子毛蟲嚇怕，一切趣味全數壓制，更不用提鄉里人視為山珍野味的「竹鼠」！聽見「鼠」字已嚇個半死，無力細究與別不同的滋味。

吾鄉屏山背後，遙望后海灣及深圳河北岸極巒山，一千年前鄧族自中原落戶南方一隅，源由將祖上數代骸骨安葬風水寶地。自此族人散播元朗平原、新界、深圳河以北寶安、東莞、中山、台山、南番順……歷代為數眾多祖先亦擇極巒山入土為安，每年春秋，族人前來拜祭，那些年附近水土肥美，絲苗稻田環繞；而西北之天水圍幾乎全皆魚塘河流，太陽底下水光粼粼，腳下花草土石乾淨無比。母親囑咐：移開山

石，或岩洞之下，必有田鼠，採未開眼窩幼鼠，帶回家以米酒浸之，對女性尤其孕婦生產之後，祛風行血大有裨益。

聽教聽話，在下每次上山，翻開石頭土洞必有所獲，帶回家去，看着母親逐隻逐隻將未開眼幼鼠，輕手細意掉進仔蒸米酒，最後點點氣泡自鼠鼻小孔冒出，看着有趣。多年後回想；罪孽，唸它個百回回阿彌陀佛。田鼠素食，只吃瓜果菜葉深植重心，多年之後，廣州城外番禺鄉間仍見河涌流水乾淨，村童自水邊巨榕粗壯枝桠跳下，嘻戲頑耍，跟在 downstream 並無二樣；涌旁小餐館，小黑板上書：四大美人：水蛇、田鼠、蚰蟻、田雞。

田鼠燒好，猶如小小乳豬，皮脆肉嫩，鼠血煲仔飯香氣撲鼻；無幾人敢吃。感恩母親親野活知識訓練，無半分顧忌，吃得美美。跟司徒茂名山野味道的體驗雷同，田鼠之外；祖父將大團蟹近視蚰蟻洗淨，加油加鹽加胡椒辣椒花椒，用石盪捶成糕狀，活生生的調味品，家中飯桌上，春秋二祭「食山頭」盆菜隨身調味……多年之後，遊泰國，水鄉人家調味不缺這味活蟹惹味妙品。每年冬季，為食祖父必為家人朋友

監製「龍虎鳳」或「三蛇宴」，必選毒蛇。水蛇是後來在順德、廣州街頭吃到就地油炸水蛇蛇，原來肉汁鮮嫩豐盛，十分惹味。從小在村旁田間隨較長村童以電筒照田雞，卻未試吃，媽媽對拆皮白胖田雞外形似沐浴嬰兒，家中一直拒吃，直至近年於老字號「鑼記」得嘗美味無倫田雞冬瓜盅；再吃川味麻辣水煮田雞，味過難忘。

讀《隱在深山的廢屋》勾起幾許鄉野山林的味道；異曲同工全方位印證，文字與味道齊飛，感恩來時舊路。



◆春秋二祭，祭品並不墨守成規；龍鼓上灘山坡荔枝園內，以即煮盆菜奉祀，族人隨後就地分享。作者供圖



醫生生涯

最近經過我工作了30年的廣華醫院，因為在重建而且新冠疫情還未完全控制，不想打擾工作繁忙的同事，只是圍繞她走了一圈，很多往事湧上心頭……

因為廣華醫院的婦產科隸屬於香港大學婦產科，每星期兩次教授大巡房，緊張刺激，事先要將自己管轄的30張床的病歷記熟，教授非常之準時，一聲令下「開始」，她走到哪裏我們就不看病歷而將病人的病情和院後的治療匯報。她會隨時間很多問題，如果被問者答不出來，她的眼睛望向誰誰就要馬上答，所以我們時刻處於備戰狀態，神經繃得緊緊的，我們管理的病人由入院、手術、術後護理、傷口處理和出院後的跟進都是自己一手一腳負責。

在產房，我們會估計胎兒的重量，檢查胎位、密切觀察產程進展，哪怕是下班後或者第二天都會去看是否和產前估計的吻合，在沒有超聲波的時代靠實踐去積累經驗。經過他們的訓練和年紀漸長，我明白教授的一片苦心，如她所說剛畢業的醫生只是行醫的開始，要時間去積累經驗，她是想我們對病人的病情瞭如指

掌，才能醫治好病人，尤其是婦產科看似簡單但瞬息萬變關係到兩條生命，醫生的態度、責任感非常重要，再加上實戰經驗才能培養好一位醫生。我一直以來對我的幾位老師非常敬重，很感恩有他們的教導，我敬重他們的人格和醫德，以及手把手教我做手術、接生和做超聲波檢查。令我一生受用。

在廣華醫院的同事很有團隊精神，有很多工作是跨部門協同作戰，大家用心去做，完全沒有計較個人得失，有很多的工作我們是下班後一齊去做。例如我負責的婦女健康普查工作牽涉到X光部門和乳房科，每星期下班後我們都會將一些特別病例拿出來討論，痛症科的病人互助會有醫生、護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等等一齊利用自己的假期為病人服務。很感謝上天賜我這麼多好同事好朋友成為我工作和人生的夥伴、拍檔。

雖然每天我們要看大量的病人，時間有限，對病人解釋得未必足夠，下班後我們會主動打電話問病人解答問題，雖然犧牲的是自己的休息時間，但能夠幫到人是我們最大的安慰，令我有機會奉獻我的所學，我知足了。



為何有灣仔這個名字

我從小就在灣仔長大，對於灣仔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。特別是摩理臣山道那棵大榕樹，我少年時期的家，窗口就對着大榕樹。傍晚，許多雀鳥便紛紛歸來，出現百鳥歸巢的景象，吱吱喳喳地唱歌，早上5點多鐘，雀鳥又唱起歌來，7點鐘左右，全部飛走。整條天樂里和軒尼詩道，還有很多食店和麵包舖，到了晚上，小販推着雲吞麵的木頭車，擺檔服務街坊，五角錢的雲吞麵，香噴噴，非常彈牙，比現在的雲吞麵舖頭賣的好吃多了。大佛口的教堂，紅色的磚牆，奪目而沉穩，看到了它，就進入了灣仔的地界。到了波斯富街，就是灣仔的最東面了。俄羅斯餐廳，供應羅宋湯，還有俄羅斯麵包，有一些套餐，含餐包、餐湯和一杯熱飲，質量與價錢屬於抵食之選。主菜西冷牛扒配薯菜，牛扒選了七成熟，牛扒質量相當好，外面香煎油脂味濃厚，裏面也不會過熟，伴菜薯條是現炸的，香脆可口，配以番茄仔、鮮草菇、青豆和翠玉米。還有比目魚配薯菜、香煎比目魚，爽脆美味。我長期沒有搬遷離開灣仔的原因，只因為「食在灣仔」，各種食物豐富多彩，價錢適中。

到了今天，著名的燒鵝店舖，中午的，著名的叉燒飯盒、燒肉飯盒都在灣仔。今天，摩理臣山到了大佛口，基本是灣仔的範圍。過了鵝頸橋，便屬於銅鑼灣了。

灣仔是一個人口流動相當大的區域，雖然區內居住人口只有10多萬，但卻有達60萬的通勤人口每天上班和上學。作為住宅、商業、購物及娛樂一應俱全的區域，加上毗鄰中心商業區中環及大型購物區銅鑼灣，灣仔的交通需求相當大，港鐵灣仔站出口，人頭

湧湧。經過灣仔的電車，也經常爆滿。此外，該區也有一些摩天大廈和地標建築，如中環廣場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等，所以也成為訪港旅客的一個主要景點之一。

其實，港島灣仔，舊稱下環。英國人來的時候，主要居住在中環，另外的3個環，就是上環、西環和下環。在150多年前，灣仔的海岸線就在今天的皇后大道東的洪聖廟，那個時候，香港的許多捕魚為生的漁民居住在這裏。面積很細小，僅僅由大王東街至到大王西街「洪聖廟」附近一帶。洪聖廟是中國南方漁民的海神廟。北宋時期廣東海上貿易鼎盛，民眾為保航船平安而多參拜南海神，民間為便祭拜而始多興建南海神的離宮，此時南海神被封為洪聖王。截至1949年前，廣東一帶的南海神廟，包含洪聖廟、廣利廟等，不下於500座，遠遠超過同期福建漁民的天后廟的數目。

在英國於1841年佔領香港島之後，一直將灣仔稱為下環，而本地人則一直稱之為灣仔。至1881年港英政府根據民俗將「下環」之地正式命名為「灣仔」。

灣仔之本名是「小海灣」的意思，不過隨着城市的發展以及持續的移山填海，昔日的「小海灣」早已不復見。經過多年的填海，港島的海岸線從大道東早已北移數百碼，直到灣仔北部的海岸金紫荊廣場。現時皇后大道東一帶已被商業大廈及住宅大廈包圍。

其實早在1840年代，英國人到來以後，主要落足於春園街(Spring Garden)，附近很快就開始建屋，向東至到石水渠街。最早建屋的是寶順洋行東主顏地(Lancelot Dent)在此建一私邸「春園別墅」，其範圍由灣仔伸仲展至大王東街。別墅內有一小湖供划舢

我在香港的25年



自從讀書年代在加拿大開始生活十多年來，其間回來香港也只不過是一次，次數極少。因為畢竟香港是自己的出生地，經常也會掛念着，所以直到1997年的某一天，跟家人商量過之後，我決定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。亦因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，所以我決定在這一值得紀念的日子重回自己的成長之地。

原來不經不覺，今年是我回港25周年了。當然我這25年沒有什麼大不了，不需要慶祝，但香港回歸祖國25年，就值得慶祝了。

在這裏我同大家總結一下，我在香港這25年的經歷。記得當初決定回歸香港這片土地，其實沒有想過真的能夠自己在香港一間電台裏面工作，因為覺得談何容易，而且自己沒有太多經驗，所以當初沒有太大期望。但是時勢造英雄，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，就是因為當年香港多了一個電台的成立，有一些知名的主持人蟬過別枝，就因為這個原因，我便可以有機會被聘請，由客串到成為正職員工，不知不覺做到今天。

早前跟朋友傾談我的工作，跟他們說我已經在這個機構工作了24年，他們也覺得天方夜譚，想像不到可以在同一間公司工作這麼久。其實我自己也很清楚原因，就是自己從小開始便收聽這個電台的節目，而能夠可以在這個電台成為其中一分子更加覺得光榮。

除此之外，有一些前輩跟我說，發仔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打破了一些前輩的紀錄。原來我當正職之後，第二個工作天便有機會為廣告錄音賺外快。原來之前的主持是要當上可能3個月甚至以年計的日子才有這個機會。另外，我也是一個最快可以踏上舞台當司儀的主持人。我還記得大概任正職一個多月後，電台高層便推薦我為政府一個活動當司儀工作。自此之後，跟很多政府不同機構的活動結下不解緣。甚至有時候在周末期間，一天便要跑兩場，就是主持兩個不同類型的政府活動。我還記得林鄭月娥還未做特首的時候，有次在活動上當她到台致辭時候的第一句便跟我說：「發仔，剛剛我乘車時也收聽了你主持的節目。」我立刻說句多謝。

說回司儀工作，現因疫情關係，近年也少了很多。在慶祝回歸祖國25周年的大日子，希望香港可以回復多年前的光輝歲月，香港繼續繁榮下去，香港人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。



破格「作」風

我出道7年了。我認為這7年來，取得了大成功。

2015年為人認識，是因為參選了區議會選舉，及因為前女友參加了香港小姐競選。由於後者只比前者早了兩個月，所以在複合反應下，當時全港可能最紅的人就是我。

在競選後，其實我繼續回歸及發展我的大律師事業。當時其實我僅僅是剛剛成為了大律師。

原本以為會回歸平靜，但是接下來卻不但依然是很多關注，甚至是被更多傳媒報道。報道的原因很簡單——媒體似乎發現這個人很容易獲得讀者的關注。可能由於我本身的背景比較特別，而性格又比較過癮，一方面我和前女友的新聞被人關注，但是一些我私底下的事情也是如此。

兩年後，實在由於太多曝光，在低調的大律師行業裏面比較難走下去，於是轉行轉了跑道，成為了一個英文補習老師之後，簽了一份藝人合約。既然成為了所謂的藝人，就更無所畏懼地在新聞中出現了。

我很記得當時麥玲玲師傅跟我說，應該不會一直這麼紅下去的。她的意思是慢慢地，始終我很難有這麼多話題可以持續下去的。

有趣的是，這才是我的開始。由於我在這個娛樂圈並沒有太多的壓力，也不能說靠它吃飯，所以在日漸多KOL的社交媒體，我愈來愈開放地出Post，隨便講講我對世事的觀察。

我不是時事評論員。我肯定不是一個傳媒人。但由我來寫，似乎很多人覺得新鮮——因為我破格，而且我在很多人眼中不應該如此。

在英國讀貴族學校、牛津，做大律師，就不應該如此。我似乎就應該符合社會的價值觀，似乎就應該入流。

於是從我選擇不做大律師開始，大家就認為我是背道離經的人，是個有問題的人。

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不但不選擇服從、入流，我選擇堅持做自己，而且變本加厲。

昨天我的一個下線跟我說：「老闆，我追了你的東西很多年了，老實說，你都是一個套路，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每次那些人依然是如此中你的陷阱？」

我的答案很簡單——人性都是沒變過。而人的記憶很短暫，很快他們又忘記你本身是怎麼樣的。

7年了，繼去年「林鍾大戰」後，我認為我確實到達了一個里程碑。未來，我只會更上層樓。



《壯志凌雲》男女主角的36年後

上星期在此欄寫了一篇關於《壯志凌雲：獨行俠》(下稱《獨》)的稿件，文中提到一個很多人提問的問題：「當年(36年前)上演《壯志凌雲》時，你與誰人一起進戲院觀看？」

稿件刊登後，我收到朋友的回響。我坦白地回應：「我比較善忘，早已忘記當年曾經與什麼人看《壯志凌雲》。所以，我看《獨》片時是完全沒有惆悵，有的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不識愁滋味而已。」我再俏皮地補充一句：「我關心的，其實只是男主角湯告魯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張60歲俊臉和遠看仍然年輕的Body。」很反高潮的反應吧？

這麼多年已經過去，除非當中曾發生難忘的事情，否則真的不容易記着曾經與誰看過什麼電影。我這20年常常在劇院看劇，也忘記曾經與誰人看某劇。有時候，有些朋友跟我說曾經與我看某劇，或是多謝我請他看該劇，我只好以微笑掩蓋我的腦海並沒有留下那個畫面的尷尬場面。

我不是失憶，當然仍有一些與《壯志凌雲》有關的記憶。例如我記得女主角是姬莉麥基里斯

(Kelly McGillis)，她在片中飾演海軍陸戰隊航空站教官Charlotte Blackwood，與湯告魯斯飾演的獨行俠既是教官和學員的關係，也是一雙戀人。據說此角色的原型是米拉馬海軍陸戰隊航空站的Christine Fox。當年姬莉長着一頭濃密的金色短髮，在片中英姿颯颯的模樣迷倒不少男性觀眾。她倚在湯告魯斯背後的那張海報更是經典的圖像。

電影背後的現實生活中湯麥並不是一對，姬莉的生命更加荊棘滿途。據網上資料顯示，姬莉在拍攝《壯志凌雲》前已經離婚，而且更曾慘被兩名青年強姦。《壯志凌雲》上映後3年，她再結婚，婚後育有兩名女兒，最後還是再次離婚。她與丈夫曾經擁有一艘時值1億5千萬美元的巨型縱帆船，卻因鄰旁的船隻失火，殃及池魚，令他們的縱帆船葬身火海。

姬莉亦曾與丈夫擁有一間酒吧，並聘請了一名女酒保。這名女酒保闖進了姬莉的生命中，二人結成同性夫妻，可惜最後仍是離異。數年前，姬莉控訴被一名女子爆曬和打傷，全身傷痕累累。

近年，她曾經在戒毒戒酒中心工作，又在北卡羅來納州開班教授演技。不過，大部分對姬莉的

興趣都不在於她的經歷，而是她的外貌和身形，因為她比我們記憶中的樣子憔悴很多，亦胖了很多。若單看她的近照，可以說是「胖」若兩人，難以令人將她和在《壯志凌雲》中的颯爽迷人風姿聯想起來，演藝事業似乎已經完結。

反觀男主角湯告魯斯，他的事業一再攀升。在《獨》片的宣傳活動中，他乘直升機在一艘航空母艦的甲板上升落，走到早已聚滿工作人員和傳媒的甲板發言、接受訪問和與群眾握手。在另一個州，宣傳《獨》片的手法是數架飛機在天空噴射一條條的彩霧，恍似在天邊畫上一道彩虹。你看，他參演的電影並非在酒店宴會廳內設記者會，而是在航空母艦之上，在天際中。湯告魯斯的架勢不是一名普通的演員或著名的荷里活巨星，而是直達國王或總統級數。

以年齡來算，下月他便「登六」，可是無論是他的樣貌、身形、身手、姿態等等，哪有人敢將他與「花甲老翁」4字聯想起來？他在60歲之年，拍了一齣票房超過10億美元的影片，演藝生涯再創令人望塵莫及的高峰。

人世間的尊榮他都享盡，這一生他應該已經很無憾了。